

兒童文學研究

6

ERTONG
WENXUE
JIAOYU



兒童文學研究

第 六 輯

主 编 贺 宜

编 委 巴 金 包 蕾 任大霖 任溶溶 朱 彦

吴 强 杜 宣 陈伯吹 李楚城 郑 马

钟望阳 茹志鹃 哈 华 贺 宜 鲁 兵

编辑者 《儿童文学研究》编辑部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出版者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印刷者 江西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56 $\frac{1}{32}$ 印张 7 字数 185,000

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

统一书号: 10024·3806 定价: (四) 0.54 元

1207.8/2

2007/8/26

兒童文學研究

第 六 輯

目 录

儿 童 戏 剧 专 辑

儿童运动与儿童戏剧	段 镇	1
○儿童剧创作漫谈	任德耀	8
○琐谈儿童剧结构	胡景芳	16
儿童剧与学校演剧活动	蒋锡初	20
儿童戏曲大有可为	宋光祖	23
我们的事业多么美好		
——我演儿童剧的点滴经历和感受	方掬芬	27
演出后的感想	覃 琨	33
《儿童时代》举办儿童独幕剧征文	乃 文	37
○《半个队员》《“妙乎”回春》浅析	陈小禾	41
○《半个队员》(作品选载)	祝 凯 沈 凡	46

“妙乎”回春(作品选载)	方 园	49
大时代的小战鼓		
——孩子剧团纪实	陈 模	55
稚嫩的幼苗		
——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创建	程式如	69
忆昆明儿童剧团	董林肯	82
三起三落的团团剧社		
——从诞生、成长到被扼杀的经过	龚 炯	98
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		
草创时期的回忆	张石流	111
中国少年剧团和上海儿剧联	孙 毅	126

※

※

※

儿童文学杂议	洪汛涛	135
论儿童文学服务对象的特殊性	钱光培	142
“儿童文学交响乐团”出色的号手		
——访问任溶溶小记	郑 马	150
孩子们喜爱的一颗新星		
——谈程玮的儿童小说创作	郑乃斌 唐再兴	163
教师与儿童文学	沈碧娟	171
郑振铎和童话	盛巽昌	175
一份值得批判继承的儿童文学遗产	魏同贤	187

把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告诉孩子

——喜读儿童读物《诸葛亮》

戴 翊 202

小雨点

要歌颂真、善、美

——对童话创作的一点看法

彭新琪 207

从五十年代的一次学习班说起

陈文辉 210

诗·儿童诗·低幼儿童诗

胡君靖 212

说教不能感动娃娃

朱庆坪 217

三毛、小虎子和他们的弟弟妹妹

唐鲁峰 219

简 讯

《巨人》创刊

68

《我和儿童文学》出版

81

封面设计 马如瑾

本期尾花 张志文

段 镇

儿童运动与儿童戏剧

一、历史的回顾

一九四六年初，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毛主席发出的“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的指示，调集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个专门做儿童工作的支部，创办了上海有史以来第一张专门给儿童阅读的报纸——《新少年报》；并以它为基地，领导和组织了上海地区的少年儿童的革命运动。这个以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争取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为教育目标的儿童运动，一开始就同我党开创的革命的儿童戏剧运动结合起来。革命的儿童运动需要革命的儿童剧配合，因为儿童剧是团结教育儿童最有力的武器；而儿童戏剧同儿童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便找到了扎实的基础，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因为儿童运动是儿童戏剧的最生动、最丰富的泉源，它为儿童剧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当时我们《新少年报》支部采取的工作方针是：向群众宣传，组织群众，不光通过我们的报纸，还要以报社为基地，直接开展小读者的文化娱乐活动，团结教育一批骨干分子，并依靠他们，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要让孩子们在热烈、愉快的集体生活中，在文化娱乐活动中，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孩子们最爱看戏，戏剧便成为我们向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那时，

我们组织每一次小朋友的活动，都少不了儿童剧。记得最早一次，是组织小读者们到兰心大戏院（现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场），观看董林肯根据鲁迅先生翻译的苏联著名儿童小说《表》改编的同名多幕儿童剧。孩子们非常欢迎。以后，报社借育才中学礼堂招待小读者观看包蕾同志创作的童话剧《胡子与驼子》，扮“驼子”的是现任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党支部书记徐向群（仲夏）同志，扮“胡子”的是上海市木偶剧团编剧孙毅同志。接着，我们又指导、组织孩子们自己编戏、排戏、演戏。我们支部的领导人施德铨、胡德华同志和上一级领导人蒋文焕同志，是儿童戏剧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和组织者。有一次，我们在五原路《中国建设》社花园里，举办了《新少年报》小通讯员与小发行员的“一日夏令营”，小朋友们把《茶馆小调》编排成一个活报剧，一边唱一边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蒋介石剥削、压迫人民的法西斯独裁政策，激起了大家的不满和仇恨。当他们有力地唱到最后一段：“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地谈清楚，把那些剥削我们、压迫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铲掉”时，孩子们都紧紧地握起小拳头，射出了愤怒的眼光。一九四七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中，我们又指导小积极分子们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长子与矮子》的活报剧，生动而又尖锐地揭露了当时帝国主义的阴谋，及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我记得当时的人物造型是很夸张的，长子矮子需要四个人来演，两个人拼演一个脚角。一个人演头，一个人装脚。那时演长子脚的是现今大同中学的模范班主任李永基，骑在他头上演头的是现在在外交部工作的祝邦达。“脚”躲在长衫里露脚不露面，憋得够受的，还要驮着“头”在台上走来走去，观众们看到长子和矮子的狼狈像时，笑声不绝。他们在好奇、有趣的戏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的许多小积极分子，就是通过这些革命的儿童剧，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启发，因而逐步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从小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革命的儿童戏剧，由于有地下党的领导，有革命教师的组织和广大进步教师的支持，由于同革命的儿童运动结合，因而蓬勃发展

起来。当时，有一批热心于儿童戏剧事业的专家，如贺宜、龚炯、张石流、任德耀、徐向群、孙毅等同志，在发展儿童戏剧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特别提一下董林肯先生，他曾经把普及儿童戏剧作为自己的事业，不仅在昆明搞个儿童剧团，以后还写了许多儿童剧，还在解放前夕于上海创办了一个专门出版儿童剧的立化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主要特点是面向学校、面向广大小朋友，为学校和小朋友出版许多有意义的独幕剧、多幕剧的单行本，定价很便宜，这就使儿童剧很快得到普及，成为革命教师用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团结教育少年儿童的有效武器。当我党办的《新少年报》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停刊后，董林肯先生让立化出版社，作为我们出版发行新刊物——《青鸟》丛刊的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我党的宣传教育的工作。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儿童剧成为地下少先队教育自己、向群众宣传、慰劳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文艺工具。解放后，全国成立了少先队，随着少先队活动的普遍展开，儿童剧如鱼得水，有了相应的发展。复刊后的《新少年报》，经常刊载适合中小学生学习排演的剧本。许多学校建立了戏剧小组，广大教师、辅导员热心给予辅导，不少中队都能自编、自排、自演，特别是当时出现了一种“课文表演”的队活动，用来巩固加深课堂教学效果，影响很大。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在促进儿童剧高峰中起了重大作用。他们不仅编排了许多为广大儿童十分喜爱的儿童剧——《马兰花》《枪》等，还直接深入学校、深入儿童，指导学校的戏剧活动。剧团的编导、演员，都成为广大辅导员和少先队员最受欢迎的人。儿童戏剧欣欣向荣的局面持续到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七年后，教育日益跟着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转，脱离了儿童生活，文艺创作的路子也愈来愈窄，儿童戏剧运动也随之日益衰落。到了极左路线日益加剧的十年浩劫时期，少年报刊上、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书目中，儿童剧均不见了；儿童剧院几乎也成了成人剧院，儿童剧这株受孩子们热爱的小花，从此就在儿童生活中消失了。粉碎“四人帮”后，百花复苏，各种文艺样式都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儿童戏剧这株

花怎么样呢？可以说是远远地落在众花之后——在大好光阴里竟几乎沉睡了二年至三年！可喜的是，在党中央一再号召重视儿童工作后，从八十年代第一春开始，儿童剧这株花终于苏醒过来，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中国福利会的三个儿童文化机构：少年宫、儿童时代、儿童艺术剧院充任了开路先锋。他们恢复发扬了解放前福利站那种密切配合儿童运动，深入联系儿童群众的优良传统，作了出色的工作。少年宫开办了儿童戏剧编导训练班。《儿童时代》举办了全国性的儿童独幕剧的征文，陆续在刊物上刊登，并将优秀剧目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儿童艺术剧院不仅为孩子们演出了《马兰花》、《刘文学》等传统剧目，还正在积极创作新剧。更可贵的是，他们开始派出编剧人员，定期深入到学校、少先队员中间去，吸取创作源泉。专业队伍和第一线群众骨干队伍相结合，为儿童戏剧运动的发展，创造了美好的前景。

二、未来的展望

一九七八年秋，在上海市少年宫讨论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精神，我请人大常委、全国优秀辅导员倪谷音同志在分组会上，代我宣读一个书面发言。我的发言是：抢救儿童剧！作家们要多写，出版社要多出版。当时反应甚微。有关出版部门采取消极态度，以后也没有什么行动。但是，儿童戏剧的春光是关不住的。“四人帮”粉碎后，少先队恢复了活动，丰富多彩的队活动，一下子就把沉睡中的儿童戏剧运动唤醒过来，滚滚向前的共产主义儿童运动重新带动了儿童戏剧活动。

丰富多彩的儿童生活，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充满了戏剧因素，许多少先队活动的本身，就是一个戏剧活动。少先队当中最精彩的活动——主题队会，整个活动的过程就是一场“戏”，它有主题，有角色，有情节，有布置，有化装，前后连贯，有始有终。你参加孩子们的主题队会，就象看一场戏那样，轻松愉快而又深受教育。精心设计队会的辅导员和少先队积极分子们，便是编剧、导演，在

队会“演出”中，他们又上台做“演员”。譬如上海虹口区三中心小学的“诚实周”活动中，有一个“小三毛一家”的主题会。“小三毛”在家里怎么对奶奶，怎么对弟弟，怎么对邻居，老师来了他又怎么样……各小队的红领巾们互相做演员、观众，在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中，懂得了什么是礼貌，什么是没有礼貌。又如“用勤劳双手建设科学国”的大队主题活动，有“国王”“牛顿”“居里”“张衡”，他们组成一个参观团，到由各个中队少先队员亲手建成的“科学城堡”去游览。到了“电脑城”，城门口（教室门口）有一排机器人组成仪仗队用鼓号欢迎大家。进了“城里”，一位灵巧的“市长”致欢迎词迎接大家，然后陪同大家参观各种电脑设施，象“自动化”医院、“自动化”救火会……最后，一位机器人炒花生，举行花生米宴会，活动结束后，奏“电脑城之歌”欢送大家。许多大队举办了“红领巾剧院”，每周六开放，各中队轮流上演自己创作、排练的精彩节目……当然，少先队是非常喜爱看正式的儿童剧。在自己的队活动中，他们也爱自编自排正式的“小戏剧”。如果我们能够作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那就一定能使红领巾生活更加丰富充实，可以大大提高少先队活动的趣味性和教育性。总之，儿童运动需要儿童戏剧，新时期的儿童运动，已经为繁荣儿童戏剧提供了无限美好的前景。今天，广大少先队员、儿童教育工作者已经向儿童戏剧工作者发出了热情、恳切的呼声。儿童戏剧工作者要急起直追，为培养现代化新人作出新贡献。

为了加快儿童戏剧运动的发展，当前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呢？

第一、要解决对儿童剧的认识问题，首先要请文化局和出版局的领导，重视儿童戏剧这朵“小花”，把它摆上位置。儿童戏剧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今年“六一”前后，党中央就加强儿童教育问题向全党和全体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教育家……作家……各种文化设施、宣传机关，如影院、剧院、报纸、电台、出版社，都要拿出最大的热情，努力为青少

年学生创造和提供有益于他们健康成长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食粮。”儿童戏剧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精神食粮，文化、出版部门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来推动儿童剧的创作、出版、上演等工作。少年儿童出版社十多年来很少出版儿童剧本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少年报》是否可以继续发扬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新少年报》，那种经常宣传提倡儿童剧的优良传统，在报上经常登一些儿童剧本，供广大少先队员阅读和排练。还要发动学校的领导和广大教师、少先队辅导员，都来重视儿童剧，充分运用、发挥它的作用，使之成为少先队经常活动的重要项目。

专业的儿童剧工作者，是发展、提高儿童戏剧运动的基本骨干力量。目前，有一批老的剧作家已经“重披盔甲”走上“战场”，上海电视台副台长奚里德同志，已经写了一个很好的电视剧——《花》，在红领巾节目中演播，深受广大儿童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中年作者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安莉同志，已经创作出一个名叫《神帽》的剧本，这个剧富有时代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较“儿童化”，内容又有针对性，是一出好戏，希望它能早日正式上演。我们希望更多的老作家在新时期作出新贡献，不但为少年儿童写出更多、更好的剧本，同时还要抓好对青年作者的传、帮、带工作。一定要教育他们热爱儿童、热爱儿童戏剧事业，树立事业心、责任心，把这项神圣的工作搞好。

第二、发展、繁荣儿童戏剧，一定要贯彻“三个面向”、“两个结合”的方针。

要面向学校，面向少先队，面向广大少年儿童。如前所述，儿童戏剧与儿童运动的关系，乃是鱼和水的关系。水中无鱼，水就没有生气；鱼儿离开水，鱼就没有生命。我们的儿童戏剧工作者，一定要到学校中去，到少先队群众中去，在生活的源泉里吸取营养。我提一个倡议：每一位编剧、导演、演员，除了自家、公家以外，还应有一个生活之家。即经常联系或长期深入一个固定的学校、固定的少先队中队或班级，和孩子们结成知心朋友，为他们办点好事。要认真下去，不能是“蜻蜓点水”和“走马看花”。只有真正成为孩

子们最受欢迎的人、最可爱的人时,才能为自己的创作、导演、演出,奠定雄厚、扎实的基础。不放长线,钓不了大鱼,目光远大、有成就的作家、演员,无不都是走这条路子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在任德耀同志的大力倡导下,不少同志已经深入基层,不久后,定能收到丰硕的果实。

要普及与提高结合,搞好演出阵地与指导基层结合。当前要集中力量抓一下普及。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教育局、中国福利会,会同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决定在今年年底举办上海市首届儿童戏剧(包括木偶)汇演。这是普及儿童戏剧的一项重要措施。希望专业团积极为普及工作出力,在普及中也一定会受到许多启发。为了推动普及工作,上海市少年宫和儿童艺术剧院,已经为基层训练了一批儿童剧骨干。我们建议各个戏剧专业团体,能派出一批力量,特别是青年演员,到学校去帮助建立戏剧小组,这样就能做到一箭双雕,“指导基层”和“提高自己”都照顾到了。剧院、少年宫、学校都要集中力量搞一些高质量的戏,作为群众戏剧的提高方向。

第三、推进儿童戏剧运动,关键在于巩固和扩大儿童戏剧工作者的队伍。新的和老的,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战线上和教育战线上的……大家拧成一股绳,齐心合力干。要加强研究,研究儿童剧的创作、演出、出版等等问题。为了搞好团结、研究,为了搞好儿童剧的普及和提高,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儿童戏剧工作者协会的组织?请有关单位和同志研究。

万紫千红的少先队运动一定会促进儿童戏剧的繁荣,儿童戏剧的繁荣又必然会促使儿童运动更加丰富多彩。少先队工作者和儿童戏剧工作者紧密团结起来,让我们为培育儿童戏剧这株美丽的“小花”,为“小花”的茁壮成长,为它将来能够满园怒放,共同努力奋斗吧!

1980年7月13日午夜

儿童剧创作漫谈

有一次,《童心》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演出之后,大幕闭上了,观众都散了,大部分场灯也都熄灭了,观众大厅静悄悄。但是有一位小观众,仍安静地坐在位子上不走,凄楚地凝望着舞台,象似在等待那红丝绒大幕能再打开。我的朋友走过去坐在他身旁,想和他谈谈,还没有开口,孩子就迫切地问他:“童老师就这样被他们抓走啦?他会回来吗?”我那朋友被他这一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他没有想到舞台的魅力,尽使这孩子忘记了舞台之外的世界。他感慨万端地对我说:“通过这位小观众,我一方面摄于美的威力,它能使人的精神堕入到我们所创造的境界里,不能自拔。同时也摄于孩子们对舞台的信任,他们对舞台上发生的事情,都信以为真,不加怀疑。”我很赞赏我朋友的感受,我想趁机对他宣传一下儿童戏剧如何重要之类的话,没有想到我的朋友完全被孩子的情绪所感动了,他在喃喃自语:“真是……既叫人欣慰,又叫人不安,……欣慰在于我亲眼看到我们的工作被孩子接受了。不安的是这群观众如此纯真,他们是很容易受骗的,我们可不能欺骗他们啊。”

从事儿童戏剧工作的同志,都有过这样的过程,开始对这群观众不感兴趣,甚至厌烦。等到在舞台上、生活里和孩子们接触多了,就会产生一种责任感,总觉得不为他们做点什么,心里就不安。

有一位演员,他扮演过一个成绩优良

的学生，演出后，他收到很多封观众来信，表示要向他学，其中有一封还附了一张成绩报告单。信上说：“我的成绩不好，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看了你演的戏，心里很惭愧。现在把成绩单寄给你看，不要笑话我，到学期终了时，再把成绩单寄给你，请你检查。”到了学期终了，成绩单果然寄来了，“不及格”在成绩单里消灭了。

还有一位演员，病了，住院治疗。在她对面病床上的病友，对她十分体贴，每天为她端茶送饭，问寒问暖，和自己的亲人一样。在她病情好转的时候，这位病友对她说，我早就认识你了，小时候看你演过一个老师，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那时，我就下决心长大了要跟你一样，也当个教师。你看，我现在愿望已经实现了。虽然，你还是个演员，但我仍象老师一样尊敬你。你那次演出的说明书和你的剧照，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哩。

舞台上的形象，成了孩子们的精神支柱，舞台上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左右着孩子一生的生活道路。

不过，要使孩子们承认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都能收到感人的效果，绝不是轻而易举，垂手可得的。儿童剧创作并不简单，儿童剧观众并非什么都不懂，你给他看什么他就接受什么，恰恰相反，他们是一群可爱的观众，同时又是一群“苛刻”的观众。他们不会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但他在看戏过程中，就会给你颜色看。他们不讲情面，也不会客气，戏吸引住他了，他就全神贯注地去看，摒着呼吸地去听，整个观众大厅静得鸦雀无声。高兴的时候，他纵声大笑，死劲鼓掌，声浪会把屋顶掀掉似的响着。悲哀的时候，他会哭出声音来，毫不掩盖自己的感情。有时他干脆自己也参与舞台上的斗争，鲜明地站在正义的一边，为自己所热爱的角色分担痛苦和哀愁，也分享他们的幸福和胜利的喜悦。剧场里会出现成人剧院所感受不到的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动人的情景。

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那就是舞台上出现一些孩子们所不喜欢的场面的时候，——大多数是台上在进行枯燥无味的说教的时候。小观众们的注意力会完全离开舞台，他会毫无顾忌地和他座

位旁边的同伴讲话、议论、吃零食、开玩笑。有的，甚至会从书包里掏出小人书来，背对舞台，利用舞台上反射出来的灯光大看特看，抢着看。有些人看到这种情况，往往生气地责备孩子没有教养，不懂礼貌，不讲文明。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在我们创作剧本时，不研究儿童心理，不承认儿童戏剧需要有“儿童情趣”，硬塞给他们一些他们所接受不了的东西，孩子们才不领这份情呢！有心的作家和导演、演员们，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往往会惭愧地垂下脑袋，真想地下有个洞，可以钻进去避一避。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学校开座谈会，征求孩子们对一个新剧目的意见。孩子们七嘴八舌，谈得很热闹，有的说这儿好看，有的说那儿好看，有的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对我们蓄意刻划的那个所谓正面人物，孩子们绝口不提他，好象戏里没有这个人一样，既不说他好，也不说他坏，我们有意识地往这个人物身上拉，但孩子们还是不答腔。后来我们干脆向大家提问：这个角色好不好？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好是好，我们学不了。”——当时真弄得人哭笑不得。

我觉得儿童戏剧创作，必需注意儿童情趣。看儿童剧的观众，除了少数教师、辅导员、家长之外，绝大部分是少年儿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爱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欣赏水平，他们更有他们自己需要解答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需深入到孩子们的心灵深处，探索到他们心底的秘密，才能创作出孩子们喜爱的作品，塑造出孩子们所喜爱的形象。但也不是一刀切所能解决的，因为少年儿童处在成长时期，生理、心理的变化很大，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的学生都各有他们的特点。你要为他服务，就得配他的胃口，否则如同隔靴抓痒，抓不到痒处，理所当然，就得不到孩子们的喜爱。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儿童剧创作的关键问题还是要写出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来，写出活生生的一点也不做作的孩子形象来，才能得到孩子们的承认。“文化大革命”之前，儿童剧舞台上创造了众多的鲜明的生动的形象，教育了许多孩子。现在你如果有兴趣去访问一下当时的小观众，尽管他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自己也有孩

子了，但是他们还会如数家珍似的向你描述至今仍活在他们心中的人物，那些难忘的生动的舞台形象。

粉碎“四人帮”之后，儿童剧舞台上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儿童剧目，如《报童》、《童心》、《奇怪的“101”》等等，在少年儿童心目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分析一下这些剧本成功的原因，都是因为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

《报童》是描写周总理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的真相，革命的报童，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把真理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这出戏里除了塑造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之外，还塑造了一群各有性格，栩栩如生的报童，他们在周总理身旁，英勇、机智地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扑朔迷离的斗争，表现出战争年代中国少年儿童在革命前辈带领下顽强不屈在斗争中茁壮成长的典型性格，尤其是草莽和蚰蚰两个人物更为动人。草莽是新华日报的报童，在警察如毛，特务林立的山城，为了把报纸及时送到订户手里，他风里来，雨里去，练就一双铁脚板，走大街，窜小巷，神出鬼没，难以捉摸。他嫉恶如仇，浑身是胆，弄得国民党反动派昏头转向，不知所从。另一个，是那无父无母的小流浪儿蚰蚰，他聪敏透顶，“诡计多端”，走南闯北，到处为家。因为生活所逼，他只好给国民党卖报，沿街叫喊，似很卖力。这样就惹怒了鲁莽的草莽，他不问青红皂白，骂他是汉奸！“汉奸”——这个可耻的字眼，丑恶的形象，在蚰蚰心中是没有好感的，他恨透了这种不伦不类的人，如今加在他头上，那还得了！他一跳八丈高，甩开膀子，迈开大步，怒气冲天地抱住草莽，就要搏斗！小草莽呢，他一向嫉恶如仇，面对“小汉奸”的挑衅，岂肯罢休？他怒不可扼，拔出拳头，大打出手。这段戏真是妙语如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两个不同性格之间的特殊形式的冲突，在冲突中充分发挥了两个人物的不同个性。看来使人真实可信，难以忘怀。特别是小观众看了，一点一滴，都能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无怪孩子们看完戏之后，有的甚至在休息的时候，就个个地表现起来了。为了使草莽的性格更趋完整，作者在另一场合，

又表现了草莽性格的另一方面。那是在他的同伴石雷遭到国民党的扣压,关进监牢之后,草莽竟能巧妙地打进戒备森严的国民党监狱,和石雷相会。尽管营救未成,双双被关进牢房,但他们在牢房里的一段对未来的向往、相互鼓励的片段,不仅表现出这两个孩子革命的坚定性,而且他们的向往不落俗套,完全是孩子所特有的幻想,使孩子看来在欢笑中受到教育。他们在想什么呢?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透顶的牢房里,两个小伙伴躺在乱草堆上,居然想起将来他们做爸爸时的情景,真是好玩极了。当然,这不是无聊的插浑打混,而是对革命前途怀着无限信心的自然流露,完全是两个人物所特有的,而不是作者附加的。

《童心》描写的是“四人帮”横行时期教师和孩子的命运,在这特定环境中出现的人物,和在战争年代完全两样。老教师童心是个普通的教师,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四人帮”的黑暗统治,是毁灭文化,把中国引向倒退的倒行逆施。孩子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不忘教师的天职,要象拔河一样,把孩子引向正轨。当然,他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是他的思想是崇高的,是千万人心里思索的问题,所以是有希望的,尽管最后童心被抓走隔离审查去了,但没有使人感到绝望。童心这个人物是真实可信的,没有做作之处,不是按作者的意愿和需要捏出来的。因此他能深受孩子的热爱和同情。最可贵的是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六个孩子和他们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污染和迫害。尤其是从小失去母亲的顾阿祥,和一直在童心身边长大的外孙女蓉蓉,在性格刻画上尤其教人信服。顾阿祥在刚刚懂事的时候,就看到教师们被迫跪在大街上受“红卫兵”的毒打,学校里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窗,教室里没有一张完整的桌椅。听到的是“造反有理……老朽滚蛋!”他爸爸对“四人帮”的一套,是极为不满的。他望子成龙,希望孩子不要走上邪道,而严加管教。但他本身没有文化,没有办法,只迷信“棒打出孝子”的古训,于是平时感叹,一遇问题,就用他那碗大的拳头把孩子毒打一通。虽然他打了儿子,也会偷偷地流泪,但下次遇到问题时,又如法炮制地棍棒齐下,打得孩子浑身疼痛。日子久了,孩子失去家庭的温暖,就